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1162号 投稿信箱:xinfukan2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舌尖记忆

心里美

□扬州 徐永清

萝卜是兼有水果特性的蔬菜。它的种类很多,吃法也很多。论价格,萝卜中以西瓜红为最;论生吃,尤以西瓜红最好。西瓜红是种彩色的萝卜,它的皮为青色,肉的色彩,红中带紫,有点像西瓜的瓤,故名。它的颜色很好看,细腻而均匀,非常诱人,备受人们的欢迎。其实,西瓜红是江南人的叫法,北京人则喜欢把西瓜红叫作心里美。叫心里美好听,就像表扬谁,或是说自己心里得意、美滋滋一样。

心里美的特点是:鲜甜、嫩脆、多汁、微辣、开胃、止渴。若是把它和其他水果放在一起,很多人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心里美。民间有“宁吃萝卜,不吃水果”的说法。加之萝卜具有消食润肠、清肺止咳诸等功效。一举多得,何乐而不为呢?

心里美的模样虽不修长俊俏,却也憨厚敦实,招人喜爱。它的个头,小的如拳,大的堪比足球。心里美长得实实在在的,几乎没有空心的。掂在手上是重实实的、沉甸甸的。我看过大号的心里美,足有四斤多,沉得像个铅球。有的心里美能长得咧开嘴,懂行的人专挑咧嘴的萝卜,经常是刀切萝卜,刚刚接触,只听咔嚓一声,整个萝卜能够裂开。

心里美在所有的萝卜中价格最贵,通常是白萝卜的两倍,有时价格还要高些,是故,人们把它很当回事。主要当水果来生吃,顶多切成丝,用来凉拌。就凉拌来说,与其相配的不是罗皮丝,就是海蜇丝,一点也不跌份。生活中几乎没有人用心里美来烧着吃的,若有,纯属外行。这样做简直是太屈才了,或是大材小用了。成语云:“人尽其才,物尽其用”就这道理。难怪世上有人才埋没之痛苦,有明珠暗投之慨叹。

心里美通常是头年秋天下种,冬天收获的。冬至之前,农人们要把地里的萝卜全都起出来,要窖藏处理。于是,在地上挖个三米见方的深坑,将其一层层地堆码起来,上面还要覆盖一层稻草,以及厚厚的泥土,保证不被冻坏。我们江南一带的气候,冬天不算太冷,不像寒冷的北方,冰天雪地,哈气成霜,一定要深深的地窖,蔬果才能安全越冬。我们这里的窖藏,仅是意思一下。于是,这些心里美萝卜便暖暖和和、舒舒服服地睡在地下,像是养精蓄锐,又像韬光养晦一样。它们在等待春天的到来,等待春天的召唤。

通常心里美的主要销售季节是来年的春天,冬天也有人卖,不多。一到春天,心里美立马就走俏起来了。尤为立春这天,民间有咬春的习俗。啥叫咬春?就是吃萝卜。街头巷尾,男女老少,好多人手持心里美,一片片地往嘴里送,嘎嘣嘎嘣的,响声一片。个个吃得美滋滋的、、乐陶陶的。这萝卜都分切成了小瓣,只是底部还有点连着,随手一掰,很方便。立春吃心里美,这也成了一道别致的风景,叫民俗风情画,好像话说得大了点。

至于谈对象的人们,也喜欢吃心里美。一边说笑,一边吃萝卜,很有情趣。尤为刚刚认识不久的恋人,一时无话可说,于是,咬几瓣心里美,也是嘎嘣嘎嘣的。这萝卜可打打岔,也避免了尴尬。再说了,谈对象,谈对象,要谈才能对上。话说多了,容易口渴,正好来个心里美。于是,二一添作五,一人一半,既解渴,又润喉,也便于表达感情。嘿,这心里美还派这用场。

人物素描

环卫女工

□南京 陈思

没事的时候,我喜欢透过窗,往外看。窗前方是一条马路,车辆来来往往,行人三三两两,好不热闹。我又看见了那位环卫女工的身影。她穿着黄色环卫服,拿着扫把走在大街上,一会儿认真清扫路面上的垃圾,一会儿弯腰捡拾垃圾,然后把垃圾扫聚拢,再扫进簸箕里,快步走到垃圾车旁,把垃圾倒进垃圾车。顺着清扫后的街道望去,整条路是多么干净整洁。

第一次碰见这位环卫工,是去年的12月,那天,外面的雪正下得紧,她站在雪中,一遍又一遍清扫着路上的雪,我还听到她哼着《女人花》中的曲调。第二天,我上班时,看到路上很干净,也不滑,听同事讲,城管和环卫工一直扫雪到凌晨2点。

与她近距离深层次接触,是今年1月份,我们组织了一场送春联写福到环卫所的活动,那天,我们特意邀请了书法名家到环卫所写春联。看到一张张现场写的福和春联,环卫工们都开心地纷纷拿起福和春联与书法家们拍照。

这时,一位环卫女工走到书法家面前说:“老师好,曾经,我也是一位书法爱好者,平时拿扫把,我想拿毛笔为自己写一个‘福’。不过扫把也是我手中的笔。”我定睛一看,这不就是那位女环卫工吗?我摘下口罩朝她笑笑,她也回我一个笑脸。

书法家们递上毛笔,女环卫工接过毛笔,她蘸了一点墨,认真站到纸旁,端详了一会儿,然后落笔,一点、一横、一撇,周围静静的,直到那个田字写完,一个美丽的福字完成了。一阵阵掌声裹挟了这个大大的“福”字。当她拿起这个“福”字时,我赶紧帮她拍下一张照片,照片中的她在开心地笑,轻松、愉快,这愉快深深感染着我。

听环卫所负责人说,这女环卫工小时候成绩很好,可母亲生病,她很小就在这边打工了,但她从来没有埋怨过,她说世间没有真正的黑暗,凭着自己的努力,还和丈夫在县城买了一套房,孩子上高中,成绩优秀。

再次路过,相遇时,我会冲她笑笑,她有时会看见,有时正忙,她看见了我,也只当我是陌生的,回我一个浅浅的笑,来往人太多,她不记得我了,但我知道,我已忘不掉她,还有她的那句话“扫把是我手中的笔”。

生活札记

散书

□南京 张德强

舅舅又有一套书给我,一整套《册府元龟》,中华书局1960年版,品相优良。我实在没法安闲地处置它们,跟舅舅说家里没地方,不要,他还翻脸了。偶尔睡前翻翻自然是极好的享受,可事实上许多书一旦放进书架,寻找和挪动便成了大麻烦,原样塞回去也是一种负担。写文章的许多材料,我都是用的PDF版本。

其实我在悄悄散书了。

2011年考上博士后,我去上海季风书园与导师陈子善相会。他刚从钱谷融先生家过来,得意地给我和师兄张为刚看他被赠予的两本。相会的场合是一个定期举办的民间读书聚会。我记得毛尖老师离开人群来倒咖啡,我挡住她了,迅速躲开,她呷着咖啡回去,没有注意到我。她穿着束紧的窄脚裤,干练得仿佛活动结束就会去爬山(虽然上海没有山)。

听为刚讲,他和钱先生在客厅闲聊时,老师们就在书房里挑选。找到看中的便拿出来给先生看,看看他是否还需要保存一段时间。经先生许可后,便可径直带走。当然来取书的都是先生喜欢的人,比如子善老师。他从不贪心,拿得最少,就这么两本。

这便是散书。

我把打算散去的书慢慢整理出来。一部分想捐赠图书馆,一部分慢慢送学生,第二部分已经在送了。送出去一本都感觉一阵轻松。坏版本我是不送的,当废纸扔掉。在海南时,父亲给我看他每日喝的茶,说谢谢我寄过来。我说不记得了。他就说,是啊,反正是你不要的东西,你就给我。我马上解释:我不要的东西也不会给任何人!我只给别人我觉得好的适合他的!

让人不免好生气啊,老人家的小心眼儿。

打算给图书馆的则都是大部头。第一想动的是《船山全书》和《学衡》影印本。买的时候都不算贵,可我查了一下,现在孔网开出的价格都涨了七八倍,顿时犹豫了。和一个好友说起这件事,她说《学衡》给我吧!真的,给她也行,可是又舍不得了。因为有人要,我更犹豫了。我毕竟也是学现代文学的,我毕竟不好说会不会用到,哪怕只用到一点。

又不免要笑死。我的小心眼儿。

看来南艺图书馆近年是等不到我比较珍贵的书了(不珍贵的我也不好意思捐),我还没抵达一个豁达老人的境界。学生则会源源不断收到期末惊喜(啊,我许给几个孩子的书还没给出)。这些书跟着我是受苦了,十多年得不到阅读也就罢了,一旦被阅读就是斧钺之苦——被笔锋划得沟沟坎坎,狗扒般的字随便地堆砌在封二页眉页脚。还好我没有妻子小孩,基本不会有第二个人看到被我摧残过的书。

而那些从未被翻动的书,那些也许不可能被阅读的书,我愿它们在余下几十年里酣睡,等待下一个比我更温柔有心的人的爱、翻动与凝视。

南京琐记

探访浦口火车站

□南京 吴月华

浦口火车站位于南京长江北岸,又称南京北站。她是一个世纪的缩影,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浦口火车站是我每年打卡之地,从下关中山码头乘轮渡过长江,十分钟时间到达浦口码头,南京北站历史风貌便带领人们瞬间穿越到百年前。

浦口火车站始建于1908年,1912年津浦铁路全线通车运营。她是连接平津冀的交通枢纽,通往西北、东北、华北以及山东半岛,在南京长江大桥建成之前,这里曾是终起点。

声声汽笛奏响,她曾令人们在骄阳烈日、雨雪风霜时在浦口火车站汇聚,站内外人潮涌动,人声鼎沸,摩肩接踵,日夜不息。她在这里呵护和迎送南来北往走西东的旅客,见证聚散别离,为理想奋斗。

候车大楼、售票房、月台长廊、贵宾楼、职工宿舍以及货运仓库等民国建筑经过百年风雨,遮阳防雨的雨廊,米黄色外墙,红色大屋顶,尖尖的屋脊,窗高而窄,自然飘逸的艺术曲线,在其独特的建筑里,领略中西文化交融的魅力。

月台长廊依然透着往日诱人的气息。月台呈东西走向,钢筋混凝土整体浇筑,一根根立柱支撑着伞状顶棚,延伸数百米,显得壮观大气。月台顶部的圆圈里,浦口两字清晰可见;隽丽秀美的玉兰灯屹立守护在这里,让人们穿越时空,感受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和文化底蕴。

朱自清先生脍炙人口的《背影》,父爱攀爬月台买橘子的镜头,深深定格在几代人的心中。这里留下许多意味深长的故事,已成为记忆的载体。

如果你坐在月台上,等待着心爱的人下车,感悟父母的深沉、手足的亲情、朋友的真挚或铁骨柔情,仿佛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。月台的最南边,当年抵达终点的旅客,熙熙攘攘地从这里出站,与拱形雨廊相连直到码头。

按下一组组纪实的快门,湛蓝的天幕下,从西向东拍下了月台、铁轨通向英式的车站大楼;从东向西拍下了月台、铁轨、通向远方的火车,仿佛一幅幅人间绝美的诗情画意。

曲折跌宕的浦口火车站于2004年停止客运业务,现承担货物的运输、装卸等任务。几列绿皮、红皮“先锋”机车,停摆在月台两侧。月台两旁的梧桐树,向西绵延,不离不弃陪伴延伸交错寂静的钢轨、斑驳的枕木,灌木杂草小花从路基石块中露出,见证欢聚话别。秋季,梧桐翠绿的叶子换上金色的衣裳,一片片掉落,遮没了站台、铁轨。人们徜徉其间,每一步都像走在秋天的童话世界。

轨道边一片紫色的花海成为游客拍照打卡地,沉寂的浦口火车站依然带来无穷的魅力。如今浦口火车站门前歌声悠扬,市民喜欢来这里感受历史气息,守着一份悠闲惬意时光,更是守着对百年老站的依恋情愫,追忆似水年华。他们有的唱歌、跳舞,有的打太极拳、练太极剑,小朋友们在此追逐嬉戏,不亦乐乎。优美的舞姿伴着旋律,与浦口火车站是如此的契合。

浦口火车站,见证了这座城市的风云变迁,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。百年老站“复容”涅槃,给南京增加了沧桑感与厚重感,她让时光留下的记忆与情感一直延续……

往事随风

冰凌一挂就过年

□宝应 陆地

小年这天,发小通过微信给我发来一段视频,雪花在故乡的天空上急急地落下,把村庄、树木和河塘的芦苇都染白了,发小开心地说:“冰凌一挂就过年”。是的,在我记忆里,屋檐下的冰凌总是与过年连在一起的。

儿时临近春节,我们孩子就盼下雪,总问父母啥时下雪,他们总说“年雪年年有,不在腊月二十五就在二十九。”果然,小年第三天的早晨,迷迷糊糊地睁开眼,发现屋子里亮了许多,夜里下雪了。推开门一看,家前屋后,田野到处是白茫茫的一片。见到雪,我们孩子很活跃,三五成群地跑到野外,尽情地相互追逐、嬉戏,玩得全身湿淋淋的也不管。母亲坐在堂屋的桌子旁,给我们做新年的衣服。父亲站在田里,望着这场盼望许久的大雪,脸上露出无比欣慰的笑容,蹲下,扒开雪,轻轻捋一下青油油的麦苗,高兴地说:“瑞雪兆丰年啊!”

雪停了,天一放晴,积雪就开始融化。白天还在滴水的屋檐,到了傍晚气温下降,屋面上的雪开始结冰了,屋檐也慢慢地结成参差不齐的冰滴。晚上,屋上的雪又被屋内蒸馒头微弱的温度而继续融化,少量雪水沿着原路慢慢往下流。就这样流了冻,冻了流,一夜之间屋檐下挂起长长的冰凌。

大年初一天刚亮,等家里放过鞭炮,我就赶紧起床,穿戴一新,洗把脸,吃几个汤圆,就溜出门。过去住的都是草房,我和小伙伴站在生产队的仓库旁,见屋檐下挂着一排上粗下尖、长长的,像水晶温度计一样,在朝阳的映照下,亮晶晶的,让人惊喜不已。

那时,家里经济条件差,过年没钱买玩具,我们就自己动手。见屋檐下挂的冰凌,晶莹剔透、形态迥异,像一把把长剑。于是我们站在屋檐下精挑细选自己喜欢的长剑,选好后,两三个小孩一组,体重轻的脱下鞋子,踩着同伴的肩膀站起来摘取。一一摘下自己喜欢的长剑,大家握在手中,异常兴奋。奔向田野,与同伴们比手中的长剑……

“你是被故乡满天雪给迷住了吧!”发小在微信中问我,我笑道:“屋檐要挂冰凌了,我也该回去过年了!”